

The 17th Baihua
Literature Award

小说月报

获奖作品集(下)

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

见证文学的力量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小说月报》编辑部 编

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

小说月报

获奖作品集(下)

The 17th Baihua
Literature Award

《小说月报》编辑部 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小说月报获奖作品集 /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306-7370-6

I. ①第… II. ①小…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0475号

出版策划:《小说月报》编辑部

编辑统筹:徐晨亮 刘洁

装帧设计:任彦

责任编辑:齐红霞 高为 赵芳

内文设计:郭亚红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86-22-23332651(发行部)

+86-22-23332656(总编室)

+86-22-23332478(邮购部)

主页:<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分公司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字数:845千字

印张:38

版次: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98.00元(全三册)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22)84840016

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
小说月报获奖作品集



目 录

(上)

中篇小说

- [阿 来] 三只虫草 / 004
 关注人,也要关注人的生存环境 / 072
- [刘建东] 阅读与欣赏 / 078
 人生的阅读课 / 130
- [王 蒙] 奇葩奇葩处处哀 / 134
 我要告诉你奇葩的故事 / 205
- [双雪涛] 平原上的摩西 / 210
 写作者都是幸运儿 / 259
- [石一枫] 地球之眼 / 262
 关于《地球之眼》 / 377

(中)

- [张欣] 狐步杀 / 380
不走套路,才有出路 / 536
- [尹学芸] 士别十年 / 540
养小说就是养人物 / 600
- [裘山山] 琴声何来 / 604
无法给出答案的故事 / 675
- [张楚] 风中事 / 678
结婚到底有多难? / 741
- [迟子建] 空色林澡屋 / 746
像雪花一样盛开 / 791

(下)

- [周李立] 火山 / 794
你在岛屿上,你就该看看月亮 / 833

短篇小说

- [葛 亮] 问米 / 840
命途 / 866
- [麦 家] 日本佬 / 870
短篇小说和《日本佬》 / 902
- [刘庆邦] 杏花雨 / 906
《杏花雨》回想 / 920
- [冯骥才] 俗世奇人新篇 / 924
又冒出一群人 / 987
- [徐则臣] 摩洛哥王子 / 990
与“摩洛哥王子”相遇 / 1008
- [苏 童] 万用表 / 1012
关于《万用表》 / 1032
- [东 西] 私了 / 1034
把虚构的权力交给人物 / 1046

- [须一瓜] 灰鲸 / 1050
总有天窗为灵魂而开 / 1083
- [弋舟] 出警 / 1086
磨亮硬币的两面 / 1108
- [范小青] 谁在我的镜子里 / 1112
现代之镜 / 1128
- [郝景芳] 北京折叠 / 1132
我写的不是一个不存在的未来 / 1168
- [任晓雯] 浮生 / 1174
用一枚枚浮子标志出旋涡的方向 / 1196

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小说奖获奖篇目 / 1201

编后语 / 1207



小说新人奖·获奖作品

周李立 小传

周李立,女,1984年生于四川。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著有小说集《欢喜腾》《八道门》《透视》等。作品多次被各种选刊转载。曾获第四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等奖项。现居北京。

火 山

○周李立

—

早上,在河口湖边,父亲指着对岸被大块冰激凌状的云团笼罩的富士山顶,告诉文亮,那是他们今天要去的地方。

湖边有几家不大的温泉酒店。昨晚,在其中一家的顶层泡温泉,文亮透过落地的玻璃窗,也看见了左前方这座山。他想那只是他们的山,他们的神山。文亮从没去过,但父亲说他自己每年都会来富士山一次。

夜色清淡,玻璃窗因水汽而朦胧。窗外,夜晚的天空与湖面,呈现一致的灰白,像哈尔滨街头出售的那种大烧饼,从中间剖开,豁口如一张饥饿的嘴,在等待甘美的酱肉。这样的想法,让文亮意识到,他如何背弃并伤害了自己的胃。在日本,所有东西仿佛顷刻便会消散,然后,你就再也看不见它们了。那些未加芥末的寿司若有似无的甜味、味噌汤在嘴里长久品咂后出现的一丝海腥味,还有加了冰块的清酒寡淡得如同隔夜的凉水……在日本的这几天,文亮一直试图记住的那些东西,其实也都像它们的味道一样稀薄。

文亮记得昨晚没有被云团遮挡的富士山顶,清晰袒露出它那

标志性的白色花边。到早上太阳出来，镶嵌着白色花边的峰顶再也没有从云团中现身。隔着河口湖平静的水面，富士山消失了。它一度出现过，但是它消失了。

是不是这个国家的人都很擅长消失？就像二十年前，文亮的父母来到这里，然后他们也消失了一样。二十年的时间里，文亮只见过父母一次，那是二〇〇〇年他十二岁的时候——一次失败的见面。

然后是三天前，文亮第二次见到父亲。现在，他已经二十二岁了。长久的疏远，他对“父母”两个字的真实含义，不免产生种种怀疑。他知道，其实就连父母他们自己，也跟他有着同样的疑惑，毕竟这么多年，他们再也没有回过县城。

“这是一个火山湖。”父亲说，但他的眼睛并没有看向文亮，像是在躲避着什么。

父亲沿着湖岸向远离文亮的方向慢慢走远。文亮一开始以为父亲只是漫无目的地在漫步，后来他发现，父亲其实是要去乘坐那艘客轮。

文亮赶紧快走几步，跟上父亲。

这是一个陌生的国度，文亮不熟悉这里的一切，从语言、食物到逢人便鞠躬的男人女人们，可能还有一些他并未发现的东西，将在日后的岁月里渐次呈现，对他施以各种意外的折磨。所以，无论他如何不情愿，现在，他也只能这样，紧紧跟着父亲。这个男人比十年前矮了些，也许只是因为文亮比十年前高了些，现在他至少比父亲高一个头。他一直小心翼翼地注视着父亲的一举一动，尽力不让自己再被他抛弃一次。

可是，父亲为什么连去湖边坐小客轮的时候，都没有顺便招呼一下他呢？

父亲站在那艘小客轮旁边，停下来，回头看文亮，像是在等他。这时文亮想起，自己二十二岁了，而其中二十年，他都在独自生活，跟父母身处两个不同的国度，中间隔着一片无望的海洋。但现在，他竟害怕跟父亲走散——这明明是三岁的孩子才会产生的担心，这不是一个身高一米九的成年人应该有的想法。

他放慢脚步，希望父亲现在能跟他说点什么，随便什么。

但父亲什么都没说，就像几天来的情形一样。

这是一次沉默的出游。

二

文亮三天前抵达东京成田机场。飞机上一共有四名空姐，两位是中国国籍。其中一名空姐先是用日语对文亮说话，接着又换成中文。

文亮很想问她，你觉得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但他最终也只是微笑、点头，用手快速指了指餐车上那一排装着苹果汁的纸盒。他不能用自己也不确定答案的问题，去为难一个陌生女人。他不想用中文回答她，也不想用日文——虽然他并不知道在日语里“苹果汁”应该怎么说。

文亮早就被希望学习日语，但他这几年把本该用来学日语的学费，都花在了别的地方。那些从日本寄来的钱，足够他去做很多事情。而那些事情，可都比学日语有趣多了。

飞机从哈尔滨机场起飞，四个小时后到达东京。

他在哈尔滨生活了三年。临走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回来。他很想回来。这几乎是黄金般的三年，从大一到大三。在一所普通大学读书，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很容易成为佼佼者——比

如文亮就选择让自己成为一个姑娘们喜欢的男孩。这也很容易，因为他有钱。父母在日本多年，除了源源不断地给他寄钱以及各种甜腻的日本点心之外，好像也不知道还能为文亮做些什么了。而姑娘们，其实都很喜欢那些甜腻的东西。

文亮长得好看。他从网络上学会了日本少年的各种潮流装扮，懂得让头发错落着，在脸颊边散开，至少要挡住耳朵。他一度在左耳戴一只元宝形状的耳钉，后来担心被误认为同性恋，便不再戴了。他染过至少五种颜色的头发。在他后背左边肩胛骨的地方，有一处小小的文身——那图案其实并不小，但他长得太高，图案看上去便小了很多。如果有人看见他赤裸的后背，甚至都不会注意到他左肩胛骨处那只海豚。昨晚，文亮和父亲在湖边旅馆的顶层泡温泉，迷蒙的水雾里，父亲也没发现这只海豚。

“没有人文身文海豚的。”萧霄，他那时的女朋友，为此这样嗤笑他。他没理她，认为她并不懂得他的人生。

萧霄给自己文了一只蝴蝶，在右脚踝的外侧。在他们一起文身的过程中，她又后悔起来，因为脚踝的神经太敏感，她不想文了。

“你打算留着半个翅膀的蝴蝶吗？”于是轮到文亮嗤笑她了。

他们那天分别趴在文身店里两张并排放置的小床上，侧着脑袋，四目相对，像是同床共枕的男女，如果两张狭窄的文身床中间不存在那道不宽的缝隙的话。天气已经热起来，铺着墨绿色天鹅绒床单的文身床上，留下他们的汗渍，像他们转瞬即逝的爱情。

萧霄流着眼泪，没有哭出声。她说：“就算翅膀长全乎儿了又能咋样？蝴蝶又飞不过大海。”

她平时不这么说话。东北姑娘说话普遍毒辣，像是要与你永世为敌，但那天她的东北腔调却是那么温柔。她选了蝴蝶的图案，这

是常见的图案,但她选择它,不是因为它常见,而是因为“蝴蝶飞不过大海”。文亮那时才明白这一切,他将永远失去眼前这个与自己同床不共枕的姑娘。两张小床之间那道缝隙,就像是地图上那道窄得还不及一个巴掌宽的日本海。

他伸出手去,希望拉住她的手。她继续被文身师的工作伤害,开始龇牙咧嘴地咒骂,显出她身为哈尔滨姑娘的本色。她狠狠地在右手拇指和食指中间的虎口处掐出三道粉红色的指甲印,好像他手上渗出了三点血迹。

文亮的海豚图案比她更早完成。他觉得自己大概是最失败的文身者,因为她一开始喊疼,他就后悔了——他不要这只海豚了。他不想游过这片深海,从今天的此处,抵达明天的对岸。他也想要一只蝴蝶。他知道,萧霄的蝴蝶,将永远停留在她右脚脚踝那个瘦瘦的地方。它不会消失,不会像墨绿色床单上深黑的汗水印迹那样消失。所以,他希望自己还能见到那只蝴蝶。

三

文亮记忆中最美的味道,是小时候在奶奶家吃的西红柿。西红柿是乡下的奶奶自己种的。只有他的小拳头大小的红果子,从铁丝架上垂下来。底层的总是率先变红,在顶层的果实还是青绿色的时候。夏天,文亮正好可以摘到那些早熟的西红柿。奶奶会用存放在大缸里的井水冲洗它们,直到西红柿也变得如井水一样冰凉。后来,他再也没有吃过那种冰凉的西红柿,因为他和奶奶搬到了县城。

在县城的第一个夜晚,是夏季。文亮没有听见熟悉的蝉鸣,天空始终也没有真正暗沉下来。那些不知何处闪动着的灯光,像乡间

坟地里的萤火，在文亮紧闭的眼皮上不安地跳跃。没有苍蝇、蚊子安详飞过，而是晚归人的自行车铃声不时从远到近地传来，每当此时，他便突然睁开一直紧闭以强制自己入睡的眼睛。

奶奶发现文亮还醒着，会替他扇扇子。从乡下带来的扇子，有熟悉的稻草香味。奶奶问文亮，高兴不？

半梦半醒之间，他记得自己先点了头，然后又摇头。点头是因为他觉得应该点头，摇头才是他真正的意思。县城于文亮和奶奶，那时是一个陌生的大世界，而他还没有学会在这个世界的夜晚安稳入睡。

他们的房子，在县城东边，是城里最早修建的商品房，六层楼的第三层。奶奶说住三楼的人家，都是国宝。可是，国宝是熊猫。文亮想。

房边有河，但河里没有水。后来文亮知道，他以为的“河”不过只是一条城市排水渠。排水渠里，经常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垃圾。更怪异的是，垃圾里总会有一只只看不出颜色和质地的旧鞋。那些混迹在污泥脏水中的鞋，是文亮对恐惧的最早认识。那时他夜晚的很多噩梦，似乎都跟那些鞋有关，然后才是腐烂的尸体、残肢断腿或者带血的兵器。

奶奶说，房子其实是文亮的父母买的。他们从日本寄回外汇，奶奶在县城邮局通过复杂的程序，终于让汇款单上的数字变成装在奶奶衣服内兜里的一大摞人民币。奶奶独自完成买房这件事，没有让姑姑帮忙，所以文亮也不知道那到底是多少钱。足够买一套房子了，应该有很多钱。于是，他可以确定，他们很有钱。

不过，既然他们有钱了，又为什么不回来？他想问奶奶。

只是没多久，他就知道了答案。搬入县城的这个秋天，他开始

在县城上中学。中学叫河岸中学，就在排水渠的旁边。文亮知道，这

是他们从乡下到县城来往的唯一原因——因为他得在县城上中学。他很快发现，中学里有不少同学跟自己一样，父母也在日本。他们被奇怪地统称为“侨胞”。可是，他知道自己出生在乡下，他的父母也出生在同一个乡，也许连奶奶都是。他从来没有去过外国，自然不能被称为“侨胞”。

“你爸妈是日本人，不能回来了。”这是“侨胞”之间流传的官方答案。

“你爸妈才是日本人！”文亮把这种官方说辞看成是县城少年对乡下少年的侮辱。在东北，在黑龙江，在离哈尔滨几十公里的这座县城，几十年前的那场侵略终究还没被忘记。但他们并不生气，反而很得意。他们的反应都差不多，一律认真地点头说：“是的，我爸妈也是日本人。”有时，他们中一些人还说：“我将来也会去日本的。”言下之意，他们最终都会成为“侨胞”的。

文亮大概从那时起，开始意识到一种他无法确定的东西，他不知道将来某一天，自己是否也会离开奶奶，到日本去。他曾经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就像他也曾以为搬出奶奶在乡下的房子是不可能的一样。但现在他一点都不确定了。

他在初一地理课本那张世界地图上，在黑龙江与日本之间，用蓝色圆珠笔画出一道道的线。每一条线都用足了力气，笔迹穿透纸页，日本海因此成为一道道幽深的沟壑。他仔细测量过，在地图上，那是八厘米左右的距离。他不知道在现实中，这段距离有多遥远。他的地理成绩并不好，其实他的所有成绩都不好。但他不在乎，因为奶奶也不在乎。他唯一知道的一件事是，那里太远了——所以，他根本没法为那里的事操心。

但在开学三个月后，文亮就飞跃了这段遥远的距离，第一次去

了日本。

先是一张机票从日本漂洋过海地来到县城，文亮依靠几名“侨胞”同学的帮助，才弄明白从县城去哈尔滨坐飞机的全部流程。事实上，他是跟另外两名同学一起登上飞往日本的飞机的。他们的目的地，都是东京——哈尔滨飞往日本的飞机的唯一目的地。

在东京机场，文亮见到了他们。文亮认为，那是自己第一次见到父母。可不是吗？他们离开的时候，他刚刚两岁，可是他们——这对陌生的中年夫妻，有着与自己十分相似的眉目，穿着举止却与自己如此不同。

父亲激动地抱住他，从父亲用力的方向来看，文亮怀疑他其实是想把自己高高举起来，仿佛文亮仍然只有两岁。但文亮已经十二岁，并不比父亲矮多少，所以，最终他只是默默承受着父亲黝黑的胳膊施予自己的那股与地心引力相反的力量。

文亮听见父亲说，我们一家人终于“重聚”了。

文亮有种很奇怪的感觉，像是有些委屈，但又不完全是，或者，那只是一种单纯的不认同而已，倒不是因为他们多年来都未曾出现过的残忍事实，而是因为，在他看来的“初”遇，却是他们眼中的“重”聚。他认定，这实在是有些不公平。

四

在河口湖的小客轮上，父亲点了一支烟，也递给文亮一支，仍没说话。文亮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过来，然后决定原谅父亲刚刚的行为——他明明去坐船，却没有叫上自己。文亮不希望自己这么敏锐，易受伤害，就像个姑娘。

“山上会很冷的。”父亲说，声音不大。在日本，人们说话的声音都很小。不知道他们怎么吵架，文亮想。

文亮支吾着，随即被自己刚要出口的音量吓了一跳，又调整一下，让声音变得小一些。这天他穿着一件米色细条纹的短袖衬衣，是昨天在东京的原宿新买的，印着“日本制”的标签现在正让他的后脖颈发痒。

“最大号的衬衣”，当时他这样告诉父亲，父亲又用日语跟店员说了些什么。年轻的女店员留着齐耳短发，笑眯眯的，然后小跑着去拿衣服。文亮很想知道，父亲有没有告诉她，他是带着自己的儿子来买衣服的，只是他的儿子不会讲日语。她肯定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

文亮说不冷。他想告诉父亲黑龙江才是真的冷。最冷的，就是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天，奶奶无疾而终，县城医院给出的解释竟然是“太冷”。这世界上会有老人因为“太冷”死掉！你信吗？他不知道这样的话说出来，父亲会不会生气。奶奶去世，父亲也没有回来。文亮一开始觉得这没什么。毕竟二十年来，他就没想过他们有一天会回来这件事。可是后来，文亮觉得这很有些什么。奶奶毕竟是父亲的妈妈，尽管“妈妈”这个词对文亮来说也很陌生。

“他们不敢回来。”姑姑一直这样告诉文亮，那是一个心怀怨恨的高个子女人，两道浓眉时常拧在一起，只有人民币可以让它们暂时分开。

文亮记得很多次，在他们县城的房子里，晚上躺在床上，姑姑会走进他的卧室，跟他躺在一起，有时她会一只胳膊搭在他的肚子上，沉甸甸的，像一条巨大的蛇。如果这时文亮醒来，姑姑会小声地跟他说话，她总说：“这是最好的时候，我们是一家人，跟你爹妈没关系，他们胆子小，不敢回来，但是亮子，你一直是我们的家人，你